



80年代大案要案偵破紀實叢書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樟木箱裏 的裸體女屍

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

樟木箱里的裸体女尸

主任 李长久

副主任 姜念东 李吉顺 谷来春

樟木箱里的裸体女尸

主编 李长久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辽宁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625 印张 145,000 字

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1,200

ISBN 7-206-01505-0

G·284 定价:3.80 元

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

编委名单

顾问 刘文

编委主任 李长久

编委副主任 姜念东 李吉顺 谷来春

编委 (按姓氏笔画)

古 叶	刘 文	刘向群	安昌东
李长久	李吉顺	李康泰	乌国庆
谷来春	胡亚锋	姜念东	黄 楠
曹大勇	杨凤瑞		

目 录

江城歼匪记.....	丁兴国(1)
樟木箱里的裸体女尸	琴 剑(31)
毒品走私团伙的覆灭	周文林 李 琪(76)
同性恋的悲剧.....	余敏森 林漳源(117)
天堂里的幽灵.....	房余龙(149)
芦丛血案.....	赵奎元(181)

江城歼匪记

丁兴国

警匪突遇

1990年12月20日夜。

江城武汉。白日的喧嚣渐渐平息，只有扬子江边不时传来的轮船汽笛声划破寂静的冬夜，催促着街道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快快回家……

9时40分，武昌珞狮路上，一辆警用三轮摩托车顶着凛冽的寒风，疾驶而来。车上坐着两名戎装整齐、目光机警的民警。手扶驾驶把的民警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他是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巡逻警察中队三分队队长凌建军。边斗里坐着的是他的队员，年轻英俊的王小波。他俩是前往另一地区执行公务的。城市的夜晚，往往是违法犯罪分子猖獗活动的时候，两人一边行车，一边警惕地观察着马路两旁的情况。

当车沿珞狮路行至省蚕种场付家咀村路段时，发现前面马路边停靠着一辆小轿车，车头部冒着白烟，两人顿觉生疑。凌建军将摩托车减速，挂空挡停在离轿车约1.5米处，二人下车对轿车上的人员进行盘查。

走近轿车右前门，王小波一眼认出坐在司机位置上的是今年10月因参与斗殴受过自己审查的新疆人王文毅，并将此情

况报告了分队长凌建军。凌建军问道：“车子是哪来的？有执照吗？”

“我没有执照，是他的车子。”王文毅指了指同坐一排的一位长发青年，边说边钻出驾驶室，站在凌建军面前。

王小波绕到轿车右侧，对长发青年道：“请出示执照！”

长发青年钻出汽车，看了王文毅一眼，迟疑着说：“这……车子也不是我的。”

“检查车内！”凌建军见长发青年神情紧张，疑心陡增，对王小波吩咐道。

王小波钻进车内检查起来，不一会，从后排座垫下面搜出一把短剑和驾驶证、行车证。小王在路灯下仔细核查证件后，对凌建军报告：“车子不是他们的。车主姓名是周运海。”

听到小王的报告，凌建军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这车子莫不是他们抢来或偷来的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！

凌建军逼视着王文毅：“带刀子干什么？”

王文毅故作轻松地答道：“我是新疆人，有带刀子的习惯。”

“车子到底是哪弄来的？”

“这嘛……是朋友那里借的，开出来玩玩。”

“朋友是谁？”

“就是那个姓……姓周的嘛。”

“他家住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王文毅瞠目结舌了。他眼睛骨碌碌转了几转，忽然换了副笑脸，对凌建军央求道：“嘿嘿，咱们是老熟人了，今天就放咱们一回吧！……”

“不行！跟我们到公安局去，事情查清后自然会放你们。”凌建军义正辞严地答道。

那王文毅见两民警软硬不吃，便一挥手，与长发青年和后从车上下来的三名青年一起，在马路上一字排开，堵住了摩托车的行进道路。

见到此情形，王小波机敏地退到路边，从怀中抽出对讲机，准备向队部报告情况，那横在路上的王文毅见状，脸色突变，“呀哈！”一声怪叫，猛扑到王小波身后，紧紧攥住他的双臂，企图抢夺对讲机……

原来，今夜与凌建军、王小波狭路相逢的，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杀人魔王！

冬日的夜来得格外早。傍晚6点刚过，黑夜的帷幕就沉沉地笼罩住武汉三镇。纵贯武昌地区的交通干道珞瑜路洪山段，灯火阑珊，车水马龙。在洪山区邮政局门前马路边，三个贼头贼脑的青年并排而立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从面前驶过的每一辆汽车。他们正是王文毅的拜把兄弟——“狮子口”曹克俭、“鹰钩鼻”徐岷桥、“长发鬼”杨波。

6时30分，一辆天蓝色南斯拉夫“小红旗”个体出租车从付家坡方向缓缓驶了过来。曹克俭赶忙跨前一步，朝司机招手示意。司机会意将车靠向路边停稳。

“师傅，我们去南湖食品厂，车费多少？”曹克俭趴在车门上颇有礼貌地问。

司机是个面目和善的中年人，他伸出两根指头说：“20元。”

“怎么这么贵？”曹克俭一边咕哝着，一边招呼徐岷桥、杨波上车。

出租车往前行至街道口后拐入珞狮路，朝南湖方向驶去。

“师傅，请稍停，下去问个路。”当车行至武汉灯泡厂附近时，坐在前排的曹克俭看见了蹲在马路旁的“首领”王文毅和

另一把兄弟“黄陂佬”黄红进，便向司机叫道。

下得车来，曹克俭直奔王文毅，装模作样地问：“同志，请问南湖食品厂怎么走？”

“到南湖食品厂？嗯，挺不好找的。”王文毅也假作热心状：“这样吧，我带你们去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与黄红进挤进出租车。司机不乐意地嘟哝了几句，汽车继续往南湖方向驰去。

突然，坐在前排的曹克俭拔出一把尖刀抵住司机的腰部，王文毅阴冷低沉的声音随即响起：“老师傅，你来教我们这位小兄弟学开车！”王说着指了指身旁的杨波。

望着发出寒光的尖刀和几张冷酷无情的面孔，司机不敢违抗，只得老老实实让出司机座，坐到前排两个座位的空隙中，一五一十地教杨波开起车来。

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王文毅见杨波已能较为自如地驾驶汽车了，突然眼露凶光地说：“现在该让老师傅回家了！”话音未落，早就准备好的一根白色球鞋带已死死地套住了司机的脖子。黄红进用脚顶住司机的背部，曹克俭和杨波按住司机的双腿，徐岷桥则猛拉套在司机颈部的球鞋带……不料，因用力过猛，鞋带被扯断，司机缓过一口气，连忙苦苦哀求：“各位爷们，我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你们就饶我一命吧！”然而这群失去人性的恶狼岂肯放过到手的羔羊？王文毅随即伸出双手，紧紧掐住司机颈部，直至司机全身不再动弹……

王文毅等人将司机活活掐死后，又搜出他身上的驾驶证、行车证和仅有的十几元钱，以及“阿诗玛”、“红梅”香烟各一盒。“他妈的，今日个手气不佳，碰上这么个穷光蛋！……”王文毅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与同伙一起将司机周运海的尸体藏匿于汽车尾部的工具箱内。

接着，王文毅又让粗通驾驶技术的杨波教自己开车。王文

毅七折腾八折腾，歪歪扭扭地将车开到省蚕种场付家咀附近时，汽车终于被弄出毛病，前部白烟直冒，任啥也启动不了……偏偏在这节骨眼上，碰上了巡逻至此的凌建军和王小波！

碧 血 忠 魂

面对比自己高出半头的歹徒（王文毅身高 1.82 米）的突然袭击，巡警王小波镇定自若，他一手紧紧护住对讲机，一手闪电般地从兜里掏出手铐，向王文毅手腕铐去。王文毅见势不妙，慌忙松开王小波，王小波乘势转身，挥铐向王文毅砸去……

分队长凌建军见王文毅发疯般扑向王小波，心里道声“不好！”连忙冲过来帮助战友，却听到王文毅对同伙们大叫道：“快动手！别让他们跑了！”呼啦啦，歹徒曹克俭、徐岷桥、杨波扑向前来，将凌建军和王小波隔开，并进逼凌建军。

却说那匪首王文毅见抢夺对讲机不成，便使出拳脚，旋风般朝王小波卷过来。正当王小波全力对付面前的匪首时，歹徒黄红进绕到王小波身后，凶残地举起砖头，猛击王小波的后脑。王小波只觉得眼前一黑，金星四散，险些摔倒，但他强忍剧痛，用腿向后猛蹬，击退黄犯。匪首王文毅趁机也抓起一块砖头，恶狠狠地照王小波脑门砸下……一个人对付二名身高力壮、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，这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，王小波心中非常清楚。在他短短 9 个月的警察生涯中，就多次遇到过这种危险。他曾挺身而出，制服过 5 名当街行凶的歹徒；他曾不避凶险，平息过 20 多名歹徒的流氓械斗，并在群众协助下，当场抓获 8 名手执刀棍的歹徒……为了母亲的微笑，为了大地的丰收，他在任何危险面前从没有退缩过，今天也决不

会退缩！

王小波义无反顾，视死如归，同两名凶残的罪犯继续进行殊死搏斗。他运用所学的擒拿格斗本领，同凶犯从车旁打到路边，从路边打到一个齐腰深的水坑里……渐渐地，他体力不支，被匪首王文毅死死勒住了脖子。歹徒黄红进也扑了过来，一手抓住王小波头发往水里按，一手持砖头朝他后脑部猛砸。脑骨破裂、血糊满面的王小波，双脚用力蹬着坑底，硬撑着失去平衡的身体，用最后的气力还击着……

在匪首王文毅、匪徒黄红进疯狂攻击王小波的同时，手执尖刀的匪徒曹克俭与手持砖块的匪徒徐岷桥、杨波，成扇面围住了分队长凌建军。从武汉市警官学校毕业，平日练得一身散打功夫，并代表警校参加过全市公安系统散打比赛的凌建军，知道一场生死决斗就在眼前，便迅速摆开散打架式，一边思忖制敌方法，一边沉着应战。他频频出招，忽而直拳，忽而勾拳，忽而侧踹，忽而扫腿，与3名匪徒一直打到数十米开外的付家咀村2号房屋的东侧墙角。这时，一直不能近身的匪徒们急了眼，发声喊，一窝蜂地涌上来，徐岷桥、杨波一人架住凌建军一只胳膊，穷凶极恶的曹克俭乘机举起尖刀向凌建军头顶部扎下。凌建军头一偏，顿觉颈部湿漉漉的，一阵钻心的疼痛立即传遍全身，几乎晕倒。但他以惊人的毅力迅疾地从身后翻脱掉大衣，一个金蝉脱壳，将3匪徒盖住，自己乘机挣脱开来。

正在此时，住在附近的青年傅雄飞听到打斗声来到这里，喝问：“谁在打架？”

凌建军立即回答：“我是公安人员，正在斗歹徒，快给我拿根棍子来！”

与此同时，住在付家咀3号的湖北省武警总队警犬队复员战士周瑞平，闻讯后也从二楼冲下来，另有十几名群众也一

起朝凌建军跑过来。3名匪徒见人民群众奋勇而来，顿时吓得作鸟兽散，四处奔逃。

周瑞平一马当先，紧紧咬住徐岷桥、杨波二匪徒。傅雄飞则手提木棍，猛追持刀歹徒曹克俭。血透衣衫的凌建军只有一个念头：哪怕自己牺牲，也决不能让歹徒逃掉！他强忍剧痛，紧随傅雄飞追赶曹克俭。

曹克俭在逃跑中，被傅雄飞一棍击中颈部，他恼羞成怒，举刀反扑过来，凌建军退避时，不慎被一小坑绊倒，他敏捷地翻过身，收起双腿，曹克俭尖刀已到他腹腔之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凌建军双脚已闪电般猛蹬在曹犯小腹部，曹犯惨叫一声，捂着腹部转身便跑……

几名群众上前扶起凌建军，见他浑身是血，伤势严重，便强行将他搀扶进傅家嘴村3号居民家中。

“快给我菜刀，我要出去！”凌建军此刻想到的是生死不明的战友王小波：“我还有一个同志在外面同歹徒搏斗！”他几次挣扎着要往外冲。

“你不能出去！你浑身是伤，要赶快包扎伤口！已经有人去救你的战友了。”几名群众将凌建军按在椅子上，替他擦拭脸上的鲜血……

徐、杨二匪逃窜到珞狮路上，碰见同伙黄红进，三人一起沿珞狮路朝狮子山方向继续逃窜。周瑞平紧追不舍来到珞狮路，一眼发现停在路中尚未熄火的警用摩托车，这位谙熟摩托驾驶技术的复员军人，灵机一动，连忙驾驶摩托追赶歹徒，30米、20米、10米……距离越来越近。三匪徒见势不妙，慌忙抄小路拐入马路右边的省蚕种场砖厂……

在蚕种场砖厂东面不远处有一口鱼塘。此刻，在塘埂上一前一后跑动着一老一少两条汉子，老汉名叫傅由银，是蚕种场

采购员，家住傅家嘴村 3 号；年青人是他的大儿子傅礼望。

因为干塘，怕人偷鱼，天一擦黑，傅由银父子二人就来到鱼塘看鱼。此时，他们隐约听到村子里有人喊“有刀子！有刀子！注意！注意！”揣摸村子里有人打架，遂决定回村察看一下。

傅由银父子一前一后跑进了蚕种场砖厂，当他们跑到砖厂食堂附近时，发现迎面跑过来 3 个人。“干什么的？”傅礼望大声喝道。

那 3 个人不答一句，反而加快脚步继续朝前跑去。

“站住！不站住我就开枪！”傅由银机智地晃了晃手电筒，厉声命令道。

听说有枪，那 3 人齐刷刷收住了脚步，不敢再往前挪动一步。

傅礼望连忙从地上抓起一块红砖跑过去，傅由银也疾步上前，抓住其中一个的衣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照着那人脑袋就是两手电筒：“是不是你们打架？”

“不是。我们是药校的，准备回学校去。”

“村子里是不是有人在打架？”

“有，有！那边在拿刀子杀人、抢钱。”三人中个子稍高的一个说完，转头招呼同伴道：“没有我们的事，走，我们走！”

但高个子的话并没能糊弄住傅由银。这几人他一个也不认识，且神色慌张，气喘吁吁，根本不象回学校住宿的样子。“你们走哪里去？再跑，就打死你们！”傅由银说着又砸了高个子一手电筒，吼道：“乖乖地跟我们走！”

这傅由银本不是残暴好斗之人，但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是三个身高体壮、年龄皆在 20 岁上下的精壮小伙，而自己连老带少才两个人，又在野外，不首先给他们个下马威怎么镇得住？

“把你们带回村子，问个清楚明白，如果你们真是药校的学生，我负责把你们送回学校。要是你们想逃跑，哼，看是你们腿快还是我的子弹快！”傅由银威严地警告着。

三个人全被傅由银的气势给镇住了，只好跟着傅由银父子返回珞狮路。走到马路上，三人见傅家嘴马路上站满了人，掉转头就往狮子山方向跑去。傅由银父子见状，连忙拔腿追赶，不出三百米，又一人逮住一个，后经讯问，这两人原来是匪徒徐岷桥和杨波。

再说周瑞平见徐岷桥等3歹徒逃进了砖厂，便机智地将摩托车开到前面不远处的狮子山派出所壕沟联防队，请求增援。3名联防队员闻警，立即随周瑞平赶往傅家嘴。周瑞平向他们简单介绍了情况，让他们保护好现场，自己跑回傅家嘴3号，在好友王国胜、李宁的协助下，小心翼翼地将身负重伤的凌建军背上摩托车。王国胜不顾寒冷，毅然脱下外套包住凌建军伤痕累累的头部，以免伤风。随后，他们火速将凌建军送到中建三局中心医院进行抢救，并及时赶往洪山区公安分局巡警中队报警。

与此同时，头部浮肿，双眼已难睁开的凌建军趴在医院挂号室窗台上，拨通了分局指挥室的电话：“我是巡逻中队凌建军，刚才，我与队员王小波在执行任务时，突遭5名持刀歹徒袭击……我身负重伤，已被群众送到中建三局医院……王小波下落不明，请速派力量救援，围捕凶犯……”凌建军断断续续说完这段话，便一头昏迷过去。

无线电波迅速准确地将一道道作战指令传向四面八方。武汉市公安局局长乐东汉，洪山区公安分局局长潘贤仁等亲临现场指挥战斗。数百名公安干警紧急出动，搜捕歹徒，营救战友，并迅速封锁了有关的车站、码头、交通要道……

战友们在马路边的水坑里找到了王小波——这位 21 岁的共产党员，仍然一手紧握对讲机，一手攥着手铐，保持着与匪徒搏斗的姿势，可是，他已永远地闭上了那双年青的、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眼睛……

对匪徒徐岷桥、杨波的审讯连夜进行。

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，以王文毅为首的犯罪团伙的血腥罪行，也一桩桩被揭露出来……

古 都 血 债

古都西安。

繁华热闹的翠华南路中段，有一家颇具声誉的川味餐馆，名叫“盖天香”。这名儿叫得响，菜也确实做得好，与这个城市引为自豪的“羊肉泡馍”相比，那又香又辣的各种川味菜肴，着实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。不但如此，这“盖天香”老板深谙生意之道，他雇请的职工，从掌勺厨师到服务员，清一色的川军，那悠扬婉转、甜甜软软的四川乡音，在这高亢嘹亮的“秦腔”群中，更显得别具一格，扣人心弦。此处的生意，自然非别处可比。

公元 1990 年 5 月 31 日傍晚，“盖天香”进来了三位大学生模样的男青年。为首的是位高个子、长分发、双眉粗黑、方脸阔嘴的青年，此人就是本文前面提过的匪首王文毅，又名王文艺、王文义，不过那时其人尚未干出拦路劫杀的勾当。他时年二十有五，陕西长安县人，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燎原机器厂当了 8 年的工人。1989 年，总不安份的王文毅怀着有朝一日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外语“杀”向国外去的美妙憧憬，报考了西安外语学院，因分数没有过线，只够自费走读

的档次，于是成了该院职业专科学校二分部一名学生。就这样他也打心里乐乎，因为他本是为着那个红本本（毕业文凭）而来，只要能得到这玩艺儿，什么本科专科都无所谓。

转眼间已混过了一年寒窗，平素就喜好交朋结友的王文毅，正儿八经的外语没学会几句，乌七八糟的酒肉朋友倒结交了不少。这天，他又邀约了同窗酒友刘平和张武，来到平日没少光顾的“盖天香”餐馆。

进得店来，几个人先与女服务员调笑一番，然后选张桌子坐定，要了几个便宜菜和一瓶“高粱烧”，边吃边喝边神侃起来。他们衣兜里虽不丰厚，点不起大菜名酒，但隔段时间这样浇上几杯，胡吹海聊一番，也不失为一种乐趣。吃着，喝着，侃着，但渐渐地王文毅的嗓门变低了，眼睛也总睐向邻桌……

是的，邻桌不能不让人眼红：坐在桌旁的食客同样也是三位，可桌上摆满了四川风味的美味佳肴：什么太白鸡呀，鱼香锅巴啦，干煸牛肉丝啦，玉白镶甜椒啦，奶汤鲫鱼呀……外加一个川味极浓的鱼头火锅。酒自然也是名牌：泸州老窖。原来，这是三位财大气粗的食客，他们是邮电部驻西安市××工厂的头头脑脑。

王文毅看着邻桌上那气象万千的丰盛晚餐，和那三位气势十足的龙吞虎嚼的模样，再瞧瞧自己这桌上摆的可怜的几碟小菜，两下一比，真是乞丐见龙王爷啊！王文毅越看越在心里觉着难受：“真他妈的不公平啊！同样是两只胳膊，两条腿，凭什么他们可以吃香的、喝辣的，咱们就该这么寒碜？！……”他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窝火，实在憋不住了，便对两位同伴大发感慨：“哥们，等老子们将来走了好运，赚了大钱，咱们再来这个馆子一饱口福！”王文毅说着说着，话语中便冒出了刺儿：“别看这帮小子摆他妈的臭阔气，还不知是从哪个邪门歪道上

搞来的几个臭钱！我看哪，说不定是靠老婆弄来的呢！……”

“啊哈哈——”一阵哄笑以后，刘平深有同感，觉得坐在这里好象比别人矮了半截，他也忿忿地说道：“文毅兄说得极是。咱们也不比别人少一只眼睛，缺一条眉毛，别人能他妈的尽着性子享受，咱们为啥就不能享受，嗯？”

“唉，穷人穷命，富人富命嘛。”张武长叹一声，劝道：“命中只有八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哪！”

“啥球的命，老子不认！”王文毅火气更大了：“就兴这些小子们灌马尿，老子们发几句牢骚都不成？真他妈的蝎虎呢！”

王文毅一伙的讥讽与嘲骂，早已刺痛了邻桌的3条汉子，首先迎头反击的是位黄姓壮汉，他膀大腰圆，声若铜钟，厉声警告道：“你们几个臭小子说话要讲点卫生，别满嘴吐尿！什么马尿，什么他妈的，你们再出口伤人，小心老子打断你们的背脊骨！”

这王文毅从小就是个出名的街头恶棍，一惯性情暴戾，凶残蛮横，平素就喜舞刀弄棒，十几岁时还进过武术训练班，学了点鸡毛拳脚，常拿出来欺凌善良，打架斗殴，在燎原机器厂内称得上是一霸。今日被黄姓大汉如此教训，一股无名怒火不由得腾地冲上脑门，只见他一跳而起，手指直戳到对方鼻尖：“谁是臭小子？谁在满嘴吐尿？你他妈放屁也不看看老子是谁？！”说着，他竟一巴掌括在了黄大汉的脸上。

出乎王文毅预料的是，这黄大汉并非“银样蜡枪头”，突如其来的一记耳光，并未将其打得晕头转向，只见他怒目圆睁，大吼一声：“好你个臭小子，吃你爷爷一拳！”话音未落，醋钵大的拳头已砸在了王文毅的脸上。

那王文毅不提防挨了一老拳，更是气冲牛斗，刷刷刷，一连使开拳脚，直向黄大汉逼去。